

中国特警特大行动



中国特警特大行动

刘爱民 孙东 编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吴新杰

中国特警特大行动

刘爱民 孙 东 主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6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142-5/I·413 定价:6.60 元

印数:00001-10000 册

目 录

滇南战毒枭	(1)
上篇:毒潮汹涌枪泛滥	(2)
死灰复燃	(2)
“馒头山”与“爱情岛”	(4)
贩毒世家	(6)
毒枭的“花招”	(7)
贩枪王亦是女流	(8)
中篇:罪恶笼罩平远街	(9)
坏人乐园	(9)
有枪就是草头王	(12)
披着红色外衣的黑帮首领	(14)
黑夜里的钟声	(16)
下篇:正义之剑斩妖魔	(19)
神兵天降	(19)
敲山震虎	(20)
政策攻心	(23)
天罗地网	(26)
琼岛擒枪匪	(29)
海口·子夜枪战	(29)

一个贩卖枪支团伙的覆灭	(34)
捣毁“地下兵工厂”	(38)
枪声回荡五指山	(41)
拉萨平骚乱	(55)
41年前,拉萨发生过一次骚乱	(56)
“9.27”首次骚乱	(58)
十月一日的拉萨骚乱目击	(59)
中央对西藏问题的关切	(61)
拉萨,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	(62)
骚乱,从这里开始	(63)
“口号加石头”的游行	(64)
武警官兵是正义和仁义的化身	(65)
较量并未结束	(70)
拉萨骚乱的幕后操纵者	(70)
三月,圣地上的劫难	(71)
共和国第一个戒严的城市	(74)
戒严见闻之一——日光城里的橄榄绿	(74)
戒严见闻之二——两种景观	(75)
戒严见闻之三——人民群众是反分裂的强大 力量	(76)
西藏的天是西藏人民的天	(78)
网撒大亚湾	(79)
精兵强将下惠州	(83)
围追堵截初战告捷	(83)
海上缉私显神威	(85)
降服“海上王国”	(89)
粤港联手战海湾	(96)

捣毁黑窝擒主犯	(97)
这不是最后的战斗	(103)
嘉州大追捕	(106)
沫若故乡的血案	(106)
出纳员失踪之谜	(109)
布撒天罗地网	(112)
“李华”频繁出现	(114)
姑娘突入刑侦组	(118)
巧施计谋查虚实	(121)
深夜响起叩门声	(123)
枪声惊古镇	(127)
谁是撑船人	(131)
出兵猪市坝	(135)
寻踪捕影	(141)
施良计引蛇出洞	(145)
逼上断头台	(151)
威镇红土地	(158)
用生命的代价去唤醒良知	(158)
我们的子弹是长眼睛的	(164)
让群众睡得更加安稳	(169)
铁拳捣薄浙	(172)
秘密大押解	(190)
关于执行调犯秘密押解任务的命令	(190)
午夜大行动	(190)
20 秒的生死争夺	(192)
荒漠路茫茫	(196)
不动刀枪的较量	(200)

最后的挣扎·····	(202)
东海捕“鲨”记·····	(205)
“虎鲨”又出现了·····	(205)
他从塘屿岛上消失·····	(206)
受训于 NXT ·····	(207)
TWJ 隐蔽行动 ·····	(209)
特警部队训练一瞥·····	(210)
初战塘屿岛·····	(211)
陈流明到底藏到哪去了? ·····	(213)
水舱生擒陈流明·····	(215)
最后一刻的险情·····	(216)
空难大救援·····	(219)
7·31 南京空难——雅克—42 撞断翅膀·····	(221)
10·8 定西空难——伊尔 B 山头殉道·····	(225)
11·5 原阳空难——直升飞机 折尾商厦·····	(229)
11·24 桂林空难——波音 737 死亡之吻·····	(233)

滇南战毒枭

——围剿云南平远地区贩毒贩枪团伙纪实

迟 纯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公元1992年8月31日。

就在这一天，3000名TWJ——武警防暴官兵犹如出鞘之剑，直指素有“西西里岛”之称的我国西南边境小镇——平远街，与穷凶极恶的枪贩毒枭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战斗。

是役历时两个月零21天，共击毙持枪拒捕犯2名，抓捕罪犯210多名，迫使640多名罪犯投案自首，共收缴毒品1000多公斤，各种枪支964支，子弹39,000余发，手榴弹258枚，手雷16枚，收缴赃款1000万元人民币和一批黄金、白银、美元、港币等。同时，没收枪贩毒枭用巨款建造的别墅式住宅20余所。一举摧垮了平远街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夺回了被犯罪分子篡夺和控制的基层政权，恢复了这一地区的法律和秩序。

这是中国武警部队组建以来写下的最精采的战斗篇章！

中央领导同志赞扬：“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国务院对全体参战人员予以通令嘉奖。

如今，“8.31”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是作为中国当代规

模最大的扫毒行动，它将永远载入共和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禁毒史册之中。

上篇：毒潮汹涌枪泛滥

平远街位于北纬 $23^{\circ}40'$ — $45'$ ，东经 $103^{\circ}45'$ — $55'$ 之间，是滇东南地区的一个要镇。它包括田心，茂龙松毛坡，车白泥，小石桥，中寨，茂克 7 个村寨和平远镇办事处，辖区面积 325 平方公里。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枪贩毒枭糜集，贩毒贩枪猖獗，美丽富饶的平远一度变成了“毒品之乡”、“贩枪之乡”。

死灰复燃

平远贩毒，早已有之，于今为烈。

据有关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平远就是毒品集散地，是烟毒泛滥十分严重的村镇。当时平远人口不足三千，从事毒品交易的竟高达五、六百之多，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有个叫马大头的大毒枭既贩卖毒品，又开设鸦片烟馆，仅在省会昆明，就有他开的大烟馆好几家。据传，就连蒋介石手下的一些高级官员，所吸毒品都由马大头提供。仅此一件事，足可见平远烟毒泛滥之一斑。全国解放后，随着中央人民政府 1950 年 3 月“禁烟通令”的发布和大规模群众性禁毒运动的开展，全国严重泛滥的毒品被彻底禁绝，平远的毒犯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到 70 年代后，平远又出现了零星贩毒和吸食毒品。但此时，贩毒的人数极少，贩毒的数量也很小，可谓是“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但是进入 80 年代

以来,在国际毒潮侵袭下,国际贩毒集团,借我国对外开放之机,竭力开辟所谓“中国通道,”图谋通过云南将毒品转运至港澳投入国际市场,使云南逐渐成为贩毒的重要过境地,同时刺激和诱发了国内不法分子。正是在这种形势的驱动下,平远的贩毒活动便日渐猖獗起来。

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田心、茂龙、松毛坡的马兴贵、沙云娇等率先贩毒,他们从越南望宏、临沧等地,将毒品贩运到平远,然后转手外销,牟取暴利。周围村民看到他们由贩毒致富,便群起效尤,贩毒的人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连一些老实巴交、靠种田为生的农民也加入了毒贩行列,仅田心、茂龙、松毛坡三村,就有贩毒团伙 16 个,并已同缅甸、香港、台湾贩毒集团建立了毒品供销关系,成为境外毒品渗透的据点和集散地。从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看,这里 80% 以上的住户都参与贩毒,父子贩毒、夫妻贩毒、兄弟姐妹贩毒的比比皆是。为了打通购买毒品的渠道,大毒枭马文卫与缅甸女毒贩阿瑞结为夫妻,内外勾结,阿瑞每年向平远 5 村提供海洛因 35,000 余克。1984 年以来,我国司法部门仅在田心、松毛坡、茂龙三村就依法处决毒犯 38 人,判刑劳改 197 人。尽管如此,犯罪分子仍无收敛,他们抱着“坐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杀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幻想,孤注一掷,致使平远街毒潮汹涌,来势迅猛。

导致平远贩毒死灰复燃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地理位置。平远地处滇东南,南通越南,东接广西,向西则可借道去德宏、瑞丽。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山高皇帝远”等因素,使国内外大毒枭看中了这块贩毒的“风水宝地。”在春城,笔者看到一张巨型军用地图,在离平远地区不远的中缅边境,沿湄公河一线划有一道粗粗的黑线,这是一个标志,这一地区已被国际禁毒总署列为禁毒重要区域。在与云南交界的缅甸的崇山峻

岭间，是罂粟花种植的天然保护屏障。仅德宏对面的缅甸北部山区就种有鸦片 35,000 多亩，年产鸦片 1,000 多万公斤，并有海洛因加工厂 10 余个，每年加工海洛因达 300 多万公斤。这些毒品除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外，还有一部分毒品流入我境内。而流入我境内的这些毒品，又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平远销往全国和境外。有资料说，平远的一次贩毒竟高达 567,000 多克海洛因。正因为如此，在海内外众多的毒贩和瘾君子那里，小小平远街要比它所在的州县乃至云南省的知名度都要高的多。国际缉毒组织已将平远列为重点地区。也就是说，如今的平远街，贩毒的人数之多，贩毒的量之大，比起解放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如果那些毒枭们地下有知，肯定会生发自愧不如的慨叹。

“馒头山”与“爱情岛”

松毛坡村后，有一座状如馒头的小山包，当地人称之为“馒头山”。山下有一洞，洞口被乱七八糟的树支掩盖着，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斜射过来，在洞口上布下一层金色的“纱帘”，使整个“馒头山”变得愈加神秘起来。晚风袭来，洞里呜呜作响，更显得阴森可怖。这座馒头山和这个小山洞，成了平远地区大毒枭们藏匿毒品的地方。

平时，毒枭们绕关避卡、昼伏夜行，把毒品从下关、德宏、瑞丽或者缅甸贩来，不进村也不进家，直奔“馒头山”而来。趁月黑风高之时将毒品埋在山上或藏到洞里，等找到买主之后再取走。当然，毒枭们在馒头山上也有“撞车”的时候，但他们都能守口如瓶，互为保密。至于外地毒贩是绝对上不了“馒头山”的。1992 年 8 月一天晚上，两名缅甸毒贩不知深浅贸然闯入“馒头山”山洞，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第二天，人们在松

毛坡村的河上看见两具男尸。

据后来搜查“馒头山”山洞的一名武警支队参谋长回忆，这山洞有一段是天然形成的，还有很长一段则是人工凿成的。洞里很宽畅，进去不用猫腰，整个洞长大约有一百米。因为谣传很多，有的说这里是个毒品库，大约存毒品一千多公斤；有的则说这里是武器库，有各种枪支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还说洞里修有工事，并且有人把守等等。这种神乎其神的传说曾使组织平远“严打”的指挥官们十分重视，派来重兵包围了“馒头山”，并请一名熟悉情况的毒枭带路对山洞进行了彻底搜查，但是没有发现毒品和枪支弹药。看洞里的情形和已抓捕的罪犯的口供，这里的确是毒枭们曾用来藏匿毒品的地方，但为什么没能搜出任何罪证，这至今仍是一个不小的谜。

与“馒头山”相对应的，是平远街东面的一座水库，水库中有一小岛，岛上芳草萋萋，片片桉树林长得郁郁葱葱。一年四季，只要夜幕降临，一对对情侣便勾肩搭背来到岛上，或窃窃私语，或相拥相抱。天长日久，人们给这个小岛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爱情岛”。

但是来这“爱情岛”的绝非一般男女，单从穿着打扮上看就知道来人皆是“大款”，男士们穿的都是欧陆名牌服装，风度潇洒；女士们则穿金戴银，显得雍容华贵，风姿绰绰。不明真情的人还以为这里的人摩登新潮懂生活，其实，这哪里是谈情说爱，而是以谈情说爱为幌子来作毒品交易。这些男女不都是本地人，有广东人，也有香港等地的人。有消息说，从80年代初到现在，在这“爱情岛”上卖出的毒品就有上千公斤。

值得写上一笔的是，平远街的姑娘们长得貌若天仙，说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一点也不为过。本地毒枭们利用姑娘们的天姿国色来吸引外地毒贩，只要外地毒贩进入平

远，马上有漂亮妞陪着上“爱情岛”。在姑娘柔软的怀抱里，一笔又一笔的毒品买卖成交了。这些外地毒贩回去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地说平远的女人是如何漂亮风骚，更使一些毒枭们趋之若鹜，纷纷向平远涌来，难怪平远的毒枭们自鸣得意地说，“因为有了爱情岛，四号（即海洛因）生意真火爆！”

贩毒世家

平远毒贩中最有名的当数女毒枭沙云娇。别看沙云娇是女流之辈，却是个老资格的毒枭。她父母解放前开大烟馆，她本人从20岁起就贩毒，她的三个儿子全部参与贩毒，两个被处决，一个被判无期徒刑。

沙云娇开始贩毒时是跑单帮，常常孑然一身，到越南买回鸦片，然后潜回昆明贩卖。1979年到1983年5年间，沙云娇从越南买回鸦片二百多公斤，获取毒资五万多元。到后来，沙云娇感到贩卖鸦片获利不大，便把目标转移到大理的巍山县，那里毒品价格低，质量好。再后来，沙云娇认识了一批境外的毒贩，这些毒贩有缅甸人，也有新加坡人，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这时她感到靠自己一人贩毒有力不能支之感，便纠合了广东、云南、贵州等地的社会渣滓组成了特大贩毒网，毒贩沙伟信等在广州负责毒品的销售和出境，沙云娇则亲率喽罗到“金三角”看货和采购。另有毒贩沙国栓等数人充任运输之职。余下的毒贩们则分布在昆明，下关，保山等地以做策应。

沙云娇以几十元毒资起家，十九年间，就私聚了数千万不义之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香港的银行里都有她的巨额存款，她本人持有四、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平远“严打”的前两年，沙云娇最大一次动用毒资300万，贩卖海洛因10万多克。最小的一次也贩卖海洛因3万克，获毒资70多万

元。为了获取更多钱财，沙云娇把自己的三个儿子也带上了贩毒之路。去年三个儿子在做一笔大宗毒品买卖时被抓获，两个被判死刑的儿子在被处决前，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娇婆送我们的命！”

平远“严打”一开始，前线指挥部就派出 20 名武警官兵火速捉拿女毒枭沙云娇。但狡猾的沙云娇早在前几天就飞往新加坡了，至今也未能落网。人们普遍猜测，这个以贩毒为生、贩毒为乐的女毒枭并未就此罢手，在国外仍然做着毒品生意。但是无论如何，她在平远街发迹而起的贩毒世家的确已经覆灭！

毒枭的“花招”

还是在做姑娘时，王粉英在金钱的诱惑下便开始了贩毒生涯。第一次贩毒时，她从下关一个毒贩手中购得 200 克海洛因。毒品到手后，却不好携带。路上关卡重重，弄不好就会被查获。正发愁时，她感到下身一热，月经来了。她想，如果藏在阴道里，再把带血的月经带一罩，谁能发现？可她又有些犹豫，自己还是处女，弄破了处女膜怎么办？她想到钞票又什么都不顾了，她把 200 克毒品密封包装，狠狠心，塞入自己的下身，一阵撕心的疼痛使她差点昏厥过去。就这样，她把自己的贞洁献给了毒品。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下身慢慢松弛了，装的毒品也就多了，有一次竟达 1000 克。

到她结婚时，她已经是贩卖毒品的高手了。但在新婚之夜，新郎发现了王粉英的隐秘，于是追问、痛打接踵而来。“梨花一支春带雨”的王粉英只有眼泪，没悲伤，她对丈夫指天发誓：“除去你，我如果和一个男人睡过觉今晚就死！”在新郎发愣之际，王粉英跳下床，打开立柜，顺手提出一个皮箱放在床上，然后“啪”的一声打开暗锁，新郎顿时眼睛放起光来：好家

伙，整整一箱“大团结”！然后，她把贩毒的事说给了丈夫。其丈夫也是见钱眼开之徒，不仅不以妻子的行为为耻，反而从心里佩服起自己的女人。便不再理会这件事，也跟着王粉英贩起毒来，而且很快成为有名的毒枭和黑帮首领。一次贩毒不慎失手，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就地枪决。贩毒花招耍尽的王粉英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次“严打”战斗中被武警和公安干警抓获即在平远伏法。王粉英的儿子原是云南民族学院的大学生，主动退学和母亲干起了贩毒的勾当，结果在广西被抓获，判了死缓。

贩枪王亦是女流

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平远街上，伴随着毒品犯罪而来的，是贩卖私藏枪支弹药。毒贩们开始时是为了保护贩毒而走私、购买武器，后来发现贩卖枪支亦大有肥水，于是走私贩卖枪支弹药的枪贩们应运而生，和毒枭在平远并称双雄。

平远枪支弹药的来源主要是越南。枪贩们经麻栗坡偷越国境，到越南境内购得枪支，运回平远贩卖。他们还大胆地从边境战区收购流失的武器弹药，转手高价卖往全国各地。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发现有从平远贩运而来的枪支弹药。在庞大的枪贩队伍中，有个叫何良妹的姑娘，今年才20岁。表面上看去，这何良妹长得小巧玲珑，弱不禁风。可贩起枪来本事不小，被称为“贩枪王”。有一次，她只身到越南河口一下子就背回12支手枪和3000发子弹。几年间，她一个人贩卖枪支上百支。子弹数万发，靠贩枪发了一笔横财。她此次被捕时，还从她家中搜出尚未贩出的“苏式冲锋枪”3支、“五四”式手枪6支、子弹万余发。

由于近年来越南方面加强了对枪支的管理，枪贩们买枪

相对来说困难增大。但不少枪贩会自己造枪，而且威力不在军用枪支之下。这次“严打”中，光从平远街就搜出非军用枪支达611支。

枪贩们大肆贩枪造成了平远地区枪支泛滥，不仅毒枭们有枪，就连一般群众也私藏起枪支弹药来，给当地以及周围地区的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中篇：罪恶笼罩平远街

金钱可以使人变得百倍疯狂。毒枭、枪贩们在金钱的诱惑下，竟视国家法律为儿戏，丧心病狂，胆大妄为，其罪恶行径骇人听闻，触目惊心。

鉴于平远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党和政府一直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希望用平和的手段解决和消除贩毒和贩枪的问题。但是这些穷凶极恶、利令智昏的枪贩、毒枭们置党和政府的规劝甚至警告于不顾，变本加厉，一意孤行，致使这一地区贩卖毒品和枪支弹药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恶性发展，愈演愈烈。用一经济学家的话说：伐尽云岭竹作笔，倾尽滇池水作墨，也写不完平远街毒枭枪贩们的累累罪恶！

坏人乐园

一进入平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毒枭们用巨额毒资建起的别墅式住宅。这些住宅全部使用高级建筑材料，地面和墙壁多为大理石，门窗则是铝合金。屋里装有立式空调、高级地毯、房间装饰考究，富丽堂皇。有的住宅里还建有花园、舞厅、

酒吧和游泳池。这些风格迥异的住宅均为毒枭们高价聘请广州、北京、武汉等地的著名设计师设计，并请外地一流的施工队负责建造的。每座住宅耗资少则百万，多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平日里，毒枭们挥金如土，过着骄奢淫荡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行坐豪华轿车，吃山珍海味，嫖娼狎妓，赌博吸毒，无所不为。出于阔绰，令人瞠目。平远有个姓杨的寡妇，虽年过三十，但风韵犹存。据说这女人卖淫要价很高，接一次吻要2000元，睡一宿觉则要30000元。尽管如此，她每天的接客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一次，有个毒枭来和她嫖宿，她提出要一辆轿车，那个毒枭二话没说，第二天就为杨惠兰开来一辆轿车。

在平远街，男毒枭嫖娼纳妾，女毒枭偷人养汉均属寻常之事。毒贩马慈林家里有老婆，他却养了四个情妇，每天打情骂俏，妖嗲浪笑声不绝于耳。毒贩沙国柱虽然一个大字不识，但生活极其奢糜，他建了一栋四层小洋楼，装潢十分豪华，家俱全是进口货，院内建有花园和游泳池，耗资二百余万。他还从广州花三十万元购了一辆豪华“蓝鸟”轿车，光给教他学开车的司机劳务费就是8万元。第一天单独驾车去平远寻花问柳时，车子撞在大树上，险些丢了性命。沙国柱每个礼拜都要驾车往返160公里去平远跳舞、嫖娼，每次都带几个姑娘回家，不但自己嫖宿，还让几个兄弟和保镖玩弄。和别的毒枭不同的是，沙国柱专找有知识的女性嫖宿。有一次，他一下子就拉来五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姑娘，这些知识女性为了金钱，不顾廉耻，每天陪他赌博，晚上陪他跳舞睡觉。他常常自我吹嘘，“别看老子一字不识，没文化的婊子我绝对不玩！”沙国柱被我武警和公安干警抓获后，他妻子哭诉说：“这个没心肝的，天天和那些浪女人鬼混，报应啊！”女毒枭王粉英则用钱雇了